

第六十二章 皇商的近況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趕緊去扶，這位店老板卻是執意跪著磕了個頭，才起身感慨說道：“原來是未來的東家，這個頭是無論如何要磕的，更何況大人還是此次使團正使，小人身在異國，平日裏就是想對家鄉的大人們行個禮，都沒處行去。”

店老板忽然醒了過來，想到自己先有在這位南邊來的大人面前，似子提到了一些比較犯忌諱的名字，不由訥訥問道：“範大人，怎麼想到來小店看看？”

北齊畢竟水遠南慶皇帝遠，所以這裏的商人們膽子都要大些，所以才會依然留著老招牌，嘴裏不停地說著他們引以為談的老東家。範閑看他神色，明白對方是害怕這些話語傳回京都，得罪了如今掌控整個慶國外銷商號的皇室。

他笑了笑，將來意說了，要他挑幾樣式樣精巧，不是一般貨色的玻璃酒具。

店老板好奇道：“這是做什麼用的？”他原本以為範大人隻是趁著出使的機會，提前來查探一下自己將來會打理的生意，哪裏知道對方竟真的是準備買玻璃製品。

林靜解釋了幾句，店老板趕緊喊出夥計、幾個手腳利落的夥計聽著吩咐，趕是進了裏麵的庫房，想來真正的高檔商品都沒有放在前店裏麵。趁著等待的時候，範閑與店老板開始閑聊了起來，店老板知道這位大人想知道什麼，不敢有絲毫隱瞞。將這些年來南慶輸往北國的玻璃製品數目報了個大概。

雖然隻是個粗略的數字。但範閑依然是有些吃驚，上京隻有這一家南慶玻璃坊，每年的進帳就十分可怕。難怪以齊國物產之豐盛，如今在財力上也不過與慶國將將拉個平手。

店老板忽然歎了口氣道：“不過這些年裏不知道為什麼，京都那邊送來的貨不如往年了，而且也沒有什麼新意思，所以生意要差了些。”

範閑問道：“比最盛的時候差多少？”

“差了三成左右。”

範閑略一沉吟，知道問題出現在哪裏。葉家被收歸內庫之後，由那位長公主全權掌控，就算那個瘋女人是個極有政治智慧和手腕的人物，但是麵對著這些玻璃肥皂之類的全新事物，隻怕仍然會不知所以，玻璃的成色既然差了，那一定是配料和工序出了問題，如今慶餘堂的幾位葉掌櫃又不能親手操作，自然沒有辦法進行調整。

不過生意隻差了三成，看來長公主也是知道這些商號對於慶國經濟的重要性，並沒有大過胡來，隻是依循著往年慣例在做。

守成有餘，進取不足。

說話間，年輕的夥計們已經將店裏最珍貴的幾個玻璃精樽搬了出來，範閑拿起一個，對著店外陽光眯眼看著，發現玻璃裏麵沒有一絲雜質，比京都裏的那些玻璃窗果然要好許多。不由笑了笑，說道：“就是這樣了。”

老板趕緊喊夥計包好，不料範閑擺擺手道：“不慌。”眾人不解何意，也隻有聽他的吩咐。

忽然間老板麵上露出一絲為難之色，範閑眼尖早就瞧著。開口問道：“老板貴姓？”

“小人姓餘。”老板趕緊應道。

“慶餘堂的學徒姓餘？”範閑在心裏一笑，說道：“餘老板有什麼為難處嗎？”

老板苦笑說道：“範大人，這幾樣玻璃樽是月底太後大壽的時候備著的。”

範閑微微一驚，說道：“難道是北齊的權貴向您訂製的進宮壽禮？那本官就不能要了，餘老板還是給我換幾樣吧。

”

餘老板一愣，似乎沒有想到這樣大官竟然如此好說話，趕緊解釋道：“訂倒是沒訂，因為北齊權貴向來清楚，我們這店裏總會存著幾樣好貨色，話說回來，這玻璃樽如今也不是最昂貴的禮物...隻是內庫規矩定得死，這月份按常例講是個厚月，大人若是取了這幾樣去，月底往南邊報帳的時候，銀錢數目會缺一大塊，隻怕內庫的大人們會...”

話沒說完，範閑也明白了對方害怕什麼，笑著說道：“放心，自然是會付你錢的。”

王啟年也在一旁笑罵道：“怕內庫查你的帳？你難道不知道你眼前這人將來就是內庫的爺？”

餘老板支支唔唔抹著額頭的汗，心裏卻在想著，就算這位範大人將來是內庫的爺，問題是現今兒內庫裏管著這天下幾千家商號的...不是個爺啊。

忽然間，範閑一拍荷包，苦笑說道：“出練北齊，似乎就忘了帶一樣東西。”眾人默然了解，心想範提司身為使團正使，這一趟北齊之行自然是公費旅遊，雖然身上帶著些閑散銀子，但哪裏會準備那麼多銀票。

餘老板繼續抹汗出主意：“大人如果是公事，自然是應該報公帳的，大人就寫個單子，我將單子發還京都，也是能抵帳的。”

“打白條？這主意好。”範閑心裏想著，接過早已備好的筆墨紙硯，心想這位餘老板倒是極有眼力，估計是看多了使臣打白條的事情。他刷刷刷在紙上寫了幾行字，餘老板又小心寫上銀錢數目，輪到範閑落款了，此時他卻猶豫了起來，回身問王啟年：“院裏有錢嗎？”

王啟年苦笑說道：“院裏財政三分之一由陛下拔入，三分之二由戶部，也就是大人您家那位老爺子拔，最近這些年一直有些吃緊。”

範閑回頭望了一眼高達，心想你是跟著父親混的，虎衛自然是極有錢的。高達看少爺望向自己，臉上一陣尷尬。說道：“少爺。老爺管虎衛銀錢管得緊。”

範閑歎口氣，望著林靜說道：“看來還是隻有用鴻臚寺的名義了。”

林靜忍住苦笑，心想您這是明擺著吃鴻臚寺，還能說什麼？反正都是公中的帳，林靜也不心疼，還湊趣說道：“內庫外庫，總是不如國庫。”

這話極是，不論是日前長公主理著的內庫，還是司南伯範建理著的戶部，歸根結底，總是慶國的銀錢。範閑與林靜這對正副使，瀟灑瀟灑地簽上自己的大名，又看了一眼紙上那兩千兩的數目，便走出了玻璃店門。

幾人沒有長隨跟著，所以餘老板極細心地吩咐夥計們捧著那幾個寶貝玻璃樽，跟著幾位大人出了門，因為範閑沒有吩咐他們送回使團。想來還有它用。

走過那家賣著九連環，夏容道的玩具店，範閑隻是看了一眼，目光清柔。前一家便是賣酒的地方，範閑當先走了進去，這家店的老板早已得了下人相告，知道來了幾位家鄉的高官，正站在門口迎著。好生恭敬。

範閑坐在椅子上掃了一眼。發現這家盛放酒水的酒具也是極為名貴，隻是比自己“買”的那幾樣玻璃樽就差的遠了，招招手。讓店老板上前問道：“最好的酒是什麼？”

老板姓盛，像變戲法一樣變出一個透明的細長瓶子。瓶中酒水泛著一種極其誘人的紅色，色澤濃而不稠。

範閑微微眯眼，訝異說道：“葡萄酒？”

“範大人果然不愧是酒中仙，詩中仙。”盛老板早打聽清楚了此次家鄉使團的構成，諛媚笑道：“正是葡萄美酒。”

取來個杯子，倒了一些進去，範閑閉著眼睛，微搖晃著開口杯，湊到鼻下嗅了嗅。看見他這作派，不止王啟年這位當年也曾奢華過的大盜，就連林靜與盛老板都在心裏大加讚歎，心想範大人果然是名門之後。

範閑可不是什麼品酒高手，隻是作態罷了，將杯子放到身邊桌上，說道：“這酒要了，再揀烈的拿些出來。”

盛老板不敢怠慢，趕緊一一奉上，範閑依次淺嚐一口，微微皺眉，這和自己平日裏喝的那種酒沒有太大區別，度數太低，遠遠不如在澹州時，五竹叔給自己整的高粱和京中的貢酒。

見大人皺眉，盛老板小聲問道：“烈酒禁止北上，大人多體諒。”

範閑知道對方沒有說實話，這世上還沒有用錢買不到的東西，北齊權貴多是大富大貴之輩，花銀子向來手不會軟的，這老板還不得備著些高級貨色，也不多說什麼、隻是搖搖頭表示不滿意。

盛老板忽然間看了他一眼，然後又取出兩瓶好酒。範閑微微皺眉，在先前的那一眼中，這位看似普通的老板，卻露出了極不普通的神采。

用小瓷杯裝著，範閑抿了一口，然後皺緊了眉頭，半晌沒有說話。

眾人以為這酒味道不好，王啟年忍不住開口問道：“大人，怎麼了？”

範閑絲絲吸了口氣，將咽喉處那道燙人的感覺全化作了刺激的快感，大聲讚歎道：“好酒！好酒！什麼名字？”

盛老板微微一笑，說道：“五糧液。”

範閑麵色寧靜不變，再讚道：“好名字。”他在心裏卻苦笑讚道“葉輕眉，當年你真的好閑。”

辦完這一切，四位官老爺便起身出門。但出門之時，範閑卻發現這位姓盛的老板向自己使了個眼色，聯想到先前注意到的地方，範閑頓住了腳步，讓其餘三人先走，自己卻回身，在盛老板的帶領下來到後方的帳房之中。

帳房裏沒有一個人，安靜得異常蹊蹺。

盛老板一入內室，便渾若變了一個人般，整個人的身體都直了起來，麵色一片肅穆，對坐在椅上的範閑當頭拜了下去，沉聲說道：“內庫盛懷仁，拜見姑爺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